

第十八講：指鹿為馬

引言

本講探討秦朝滅亡前夕，宮廷內部發生的最後一場權力鬥爭。秦始皇死後，秦王朝宮廷陷入一連串血腥的權力鬥爭：皇長子扶蘇、重臣蒙恬、蒙毅、秦始皇的 20 多位子女，乃至兩朝丞相李斯，相繼喪命。在死亡陰影籠罩下，朝政非但未能穩定，反而醞釀著更大的風暴。

最終，這場風暴的矛頭指向了當今皇帝——秦二世胡亥。本講將詳細解析「指鹿為馬」這一標誌性事件，揭示趙高如何透過此舉測試權威、剷除異己，並最終發動政變、逼死秦二世的過程。我們也將深入分析秦二世被殺的深層原因：其與群臣的徹底隔絕、諱疾忌醫導致的決策失誤，以及在風起雲湧的民變中，趙高為規避自身政治風險而採取的極端手段。

一、咸陽殿指鹿為馬 望夷宮二世殞命

秦二世三年（公元前 207 年）八月己亥日，丞相趙高命侍從牽一鹿上殿，從容進獻秦二世，稱之為馬。秦二世笑言丞相誤認，鹿馬不分。然當二世詢問左右侍從時，眾人或緘默不語，或附和趙高稱之為馬，亦有少數人直言為鹿。秦二世大惑不解，朝會遂草草結束。此即史載著名之「指鹿為馬」事件。

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載其事曰：「八月己亥，趙高欲為亂，恐群臣不聽，乃先設驗，持鹿獻於二世，曰：『馬也。』二世笑曰：『丞相誤邪？謂鹿為馬。』問左右，左右或默，或言馬以阿順趙高。或言鹿者，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。後群臣皆畏高。」此事之後，趙高隨即藉故將朝中言鹿者一一處死。自此，朝臣莫不懼於趙高之威，人人自危，不敢再違逆其意。

與此同時，反秦義軍之一的劉邦已率數萬之眾，自武關進入秦地。關中門戶洞開，王朝岌岌可危。然而，權勢熏天的趙高卻日益心虛。其所懼者，正是他所輔立的秦二世。據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載，趙高應對天下大亂不力，畏懼秦二世追究其責。為求自保，趙高唯有鋌而走險，弑君滅秦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詳述了政變經過：「高前數言『關東盜毋能為也』，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，章邯等數軍卻，上書請益助，燕、趙、齊、楚、韓、魏皆立為王，自關以東，大氏盡畔秦吏應諸侯，諸侯

咸率其眾西鄉。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，使人私於高。高恐二世怒，誅及其身，乃謝病不朝見。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、其弟趙成謀……使郎中令為內應，詐為有大賊，令樂召吏發卒，追劫樂母置高舍。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，縛衛令僕射，曰：『賊入此，何不止？』衛令曰：『周廬設卒甚謹，安得賊敢入宮？』樂遂斬衛令，直將吏入，行射，郎宦者大驚，或走或格，格者輒死，死者數十人。郎中令與樂俱入，射上幄坐幃。二世怒，召左右，左右皆惶擾不鬥。旁有宦者一人，侍不敢去。二世入內，謂曰：『公何不蚤告我？乃至於此！』宦者曰：『臣不敢言，故得全。使臣蚤言，皆已誅，安得至今？』閻樂前即二世數曰：『足下驕恣，誅殺無道，天下共畔足下，足下其自為計。』二世曰：『丞相可得見否？』樂曰：『不可。』二世曰：『吾願得一郡為王。』弗許。又曰：『願為萬戶侯。』弗許。曰：『願與妻子為黔首，比諸公子。』閻樂曰：『臣受命於丞相，為天下誅足下，足下雖多言，臣不敢報。』麾其兵進。二世自殺。」原來，秦二世此前夢見白虎嚙其左驂馬，占夢者謂涇水為祟，故移居望夷宮以祭祀禳災。

另據《史記·李斯列傳》記載，事件細節略有不同。該傳稱，「指鹿為馬」後，秦二世驚疑自己病重混淆鹿馬，遂召太卜占卦。太卜稱其齋戒不敬所致，二世遂移駕上林苑齋戒，期間因射殺無辜行人，又遭趙高借題發揮，勸其遠離上林苑，最終移居望夷宮。三日後，趙高詐稱關東盜賊大至，令士兵皆穿素服，持兵器包圍望夷宮，迫二世自殺。兩處記載雖細節有異，然核心事實一致：趙高以「指鹿為馬」測試群臣，確認朝臣已盡在其掌控之中，遂發動政變，逼殺二世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秦始皇本紀》繫此事於二世三年八月，而《李斯列傳》敘於二世二年七月李斯死後，二者時間相差約一年，此或因史料來源不同所致，讀者宜知其異。無論細節如何，「指鹿為馬」事件的核心目的，在於趙高藉此測試自身權威，確認朝臣已盡在其掌控之中，從而為發動宮廷政變掃清障礙。

二、趙高為何弑君 二世為何被逼自殺

趙高在誅除李斯後，位極人臣，卻仍要殺害秦二世，其動機可歸納為「權力」與「避險」兩端。就權力而言，趙高從沙丘之變輔立胡亥，到出任郎中令，再到設計陷害李斯，自任中丞相，其權力慾望永無止境。

然而，即使貴為丞相，皇權依然是其無法逾越的頂峰。為求徹底掌控朝政，象徵最高權力的皇帝，也必須將其置於股掌之中，甚至取而代之。就避險而言，趙高深知其權力根基並不穩固。在他之上，還有一位擁有生殺大權的秦二世。儘管趙高可以操縱二世，但二世並非全然無知的傀儡。

首先，二世即位之初，便透過強化祭祀、巡遊天下等措施，刻意塑造其正統繼承人的形象，顯示其具備一定的政治意識。其次，趙高對二世始終心懷畏懼，尤其擔心二世追究其為政不力、導致天下大亂的責任。二世曾嚴厲指責趙高，令其恐懼至不敢上朝，最終下定決心先發制人。

再次，二世在處理李斯案時，曾親自派員復審。若非趙高預先佈置偽裝使者，李斯或許尚有翻案機會。這說明二世並非全然聽任擺佈，具有一定的獨立判斷。因此，對趙高而言，只要二世在位一日，他的政治生命就始終面臨威脅。為從根本上規避風險，他必須搶在二世動手之前，除掉二世。

趙高之所以能成功操縱二世，關鍵在於他巧妙地切斷了二世與外界的聯繫。其第一項舉措，是使二世與群臣隔絕。趙高以二世年輕、不熟悉朝政為由，勸其不必親臨朝會與大臣議事，以免在臣僚面前「示短」。他建議二世「常居禁中」，與自己一同裁決諸事。《史記·李斯列傳》載趙高說二世曰：「天子所以貴者，但以聞聲，群臣莫得見其面，故號曰『朕』。且陛下富於春秋，未必盡通諸事，今坐朝廷，譴舉有不當者，則見短於大臣，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。且陛下深拱禁中，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，事來有以揆之。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，天下稱聖主矣。」此計可謂一石三鳥：既可防止大臣入宮，告發趙高平日誅殺報復之事，又便於趙高在禁中獨攬大權、控制皇帝，同時還能滿足二世貪圖安逸、不願勤政的心理。

二世本就感於人生苦短（其父秦始皇 50 而崩，對其觸動極深），渴望及時行樂，趙高的建議正中下懷。於是，朝臣難見天顏，國家大政皆決於趙高一人之口。其第二項舉措，是剪除二世的羽翼。丞相李斯本是沙丘之變的參與者，也是二世朝廷的中流砥柱。然而，在二世深居禁中之後，李斯求見極難。趙高遂利用此機，一面誘使二世沉湎享樂，一面欺騙李斯在其興致最高時入宮求見，屢次打斷二世，令二世對李斯心生厭惡。趙高趁機進讒，終致李斯被殺。李斯之死，等於斬斷了二世最得力的臂助。待到二世殺盡兄弟姐妹、忠臣志士，其自身安危，便已完全操於趙高之手，死期自然不遠。

三、秦二世諱疾忌醫，民變四起天下大亂

秦二世被殺的直接導火線，是其對待關東民變的錯誤態度與政策。陳勝、吳廣起義後，天下響應。然而，二世不願、也不敢相信王朝正面臨顛覆危機，採取了典型的諱疾忌醫態度。據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載：「謁者使東方來，以反者聞二世。二世怒，下吏。後使者至，上問，對曰：『群盜，郡守尉方逐捕，今盡得，不足憂。』上悅。」有使者從東方歸來，如實報告民變情況，二世大怒，將之下獄。後續使者見狀，皆謊稱那不過是一群「鼠竊狗盜」之輩，已由地方郡守捕捉歸案，不足為慮。二世聽後大悅。

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叔孫通之事。據《史記·劉敬叔孫通列傳》記載：「陳勝起山東，使者以聞，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：『楚戍卒攻蕪入陳，於公如何？』博士諸生 30 餘人前曰：『人臣無將，將即反，罪死無赦。願陛下急發兵擊之。』二世怒，作色。叔孫通前曰：『諸生言皆非也。夫天下合為一家，毀郡縣城，鑠其兵，示天下不復用。且明主在其上，法令具於下，使人人奉職，四方輻輳，安敢有反者！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，何足置之齒牙間。郡守尉今捕論，何足憂。』二世喜曰：『善。』盡問諸生，諸生或言反，或言盜。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，非所宜言。諸言盜者皆罷之。乃賜叔孫通帛 20 匹，衣一襲，拜為博士。叔孫通已出宮，反舍，諸生曰：『先生何言之諛也？』通曰：『公不知也，我幾不脫於虎口！』乃亡去，之薛，薛已降楚矣。」

此事件赤裸裸地暴露了秦二世的統治心態：他只願聽取順耳的謊言，拒絕面對嚴峻的現實。在一個官員只能靠說謊，才能生存的政權裡，最高決策者勢必對真實民情一無所知。當整個王朝已是沸反盈天，二世卻仍沉迷於「盜賊」已平的假象之中，焉能不敗？正是他的錯誤認知和消極政策，使得原本可能被撲滅的民變，最終發展成燎原之勢的滅國大起義。李斯、趙高先後為相，均無法平息這場席捲天下的民變。二世先是以此責難李斯，致其身死；後又以同樣理由責難趙高，卻因此招致殺身之禍。

四、子嬰誅趙高 秦朝終覆亡

趙高逼死二世後，曾取皇帝玉璽佩戴在身上，企圖自立。然而，《史記·李斯列傳》記載：「高自知天弗與，群臣弗許，乃召始皇弟，授之璽。子嬰即位，患之，乃稱疾不聽事，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。」當他走上大殿時，「殿欲壞者三」，左右百官也「莫從」。這雖帶有傳奇色彩，卻生動反映了趙高弑君篡位之舉，在當時乃大逆不道，不僅天意不容，更為群臣所強烈抵制。

在巨大的心理壓力與現實阻力面前，趙高自知無法逕登大位。秦二世三年（前 207 年）九月，趙高去秦帝號，立子嬰為秦王。據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載：「令子嬰齋，當廟見，受王璽。齋五日，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：『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，恐群臣誅之，乃詳以義立我。我聞趙高乃與楚約，滅秦宗室而王關中。今使我齋見廟，此欲因廟中殺我。我稱病不行，丞相必自來，來則殺之。』高使人請子嬰數輩，子嬰不行，高果自往，曰：『宗廟重事，王奈何不行？』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，三族高家以徇咸陽。」

子嬰齋戒 5 日後，設計誅殺趙高，滅其三族。同年十月，劉邦率兵入關，在位僅 46 天的子嬰投降劉邦，秦朝正式滅亡。子嬰是何許人？《史記》記載不一，《秦始皇本紀》稱「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」，《李斯列傳》稱「乃召始皇弟，授之璽」。學界據此推測，子嬰可能為秦始皇之弟，或為秦始皇之侄（如成蟜之子），或為二世之兄（扶蘇）之子，其確切身世已難確考。然無論如何，他在短短數日內剷除權傾朝野的趙高，展現了不凡的政治手腕，然大勢已去，無力回天。

大秦王朝的最後命運，至此畫上句點。